

明末十家集第四冊

也是錄序

嗚呼國運之興衰成敗天乎人也人乎天也僕
每讀史至國破君亡之際未嘗不掩卷歎歎而
不忍多讀者嗟乎天步艱_之如此人謀之失如
彼天人俱失何以為國嗚呼痛哉前明肇基江
左繼定燕都永洪之蘊釀其仁宣嘉●之昌隆
其運隆萬之裕大其休吁可謂盛矣既而流寇
橫噬金甌_隨地君死社稷萬古增光一時之忠

臣烈婦死國殉夫四海之志士遺民勤王舉義
破策殞首死亡不顧不可謂非德澤之在人者
深而忠義之天常難泯焉耳繼而聖安不守于
南京思文復潰于閩越制閩諸臣後授立先帝意
以成旅未始不可興少康白水未始不可起光
武得日明祀亦藉延一日者諸臣不敢負先帝
之心即諸臣不敢負太祖養士之心也奈何兵
皆烏合將盡叛臣流離行間跋涉險阻成棟之
師既覆騰蛟之功不成翠華奔播于巖疆黃屋
飄零于瘴雨無斟鄩之餘燼可然無朔方之義
師可召魚海島之戰艦可航帝至是雖有大可
為之才亦英雄無用武之地矣奈何之哉奈之
何哉南寧迎駕僅同窟泥之謀可望任僕罪可
勝誅乎幸而晉王以喪敗之餘計無所出乘虛
奪駕遂蹕雲南交水之犯省會之攻岌、乎且
剽刃于二宮矣一敗塗地狼狽降

清示瑕獻圖兵端逆啟渙人之利
清寔收之况乎定國既自撤其藩籬維新且日弄

其威福三路外攻逆党内應晉王方倉皇于舟
中之敵國奚暇整戈禦敵也鑿與西邁奔走三
宣托食緬蠻有如寄寓方且文恬武嬉苟延歲
月不思出險天波之策不行吉翔之恣日甚卒
之衆叛親離内外阻絕文武屠滅誰與圖存
清兵出塞帝遂北轅逆賊進弒明之宗祀忽焉遂
斬嗚呼嶺嶠之遺聞猶載輟耕之錄尋焉緬甸
之遷播難徵文獻之端幸有從蹕故臣鄧凱之
一錄焉予以收什一于百千而忠奸罪狀自尔

昭然僕不揣踈謬竊欲博采遺聞以續明紀柳
以帝立于廣其始事也終于緬其終事也自古
無不亡之國獨惜帝以仁柔之資際不可為之
日宗社板蕩豺帟縱橫上係于母后高年弗思
引決而懷慙再辱殞身賊手嗚呼人歟天也然
天絕明于蠻而不絕于明史則斯人斯錄之存
未始非天意焉是錄得之鄉閭好古者之家亟
請而繕錄一帖初讀而柳憤鬱繼讀而連淚而天命
既衰人謀復否嗚呼痛哉因序而藏之以俟後

世之司馬遷班固其人者桐山樵隱冥鴻子元
益氏雪涕敬書

也是錄

自非逸史編

永曆十二年戊戌十二月十五日帝自滇畿起行
永曆十三年癸巳正月初四日帝至永昌府

閏正月十五日自永昌府起行

十八日至騰越至五月內

自永昌一路入緬文武官四百餘員隨從之
役三千餘人其時護駕者則靳統武也

二十四日甫下營而未炊忽揚武兵到傳言後
面滿兵隨到各營兵士俱忙亂奔散馬吉翔

明末十家集

第四冊

四

與司禮李宗遺催駕即行遂踉蹌而奔君臣
父子夫婦兒女不復相顧兵馬亂起火光燭
天各營行囊皆被搶劫上之貴人宮女俱為
亂兵所掠

二十五日至鉄壁關振宗崇雅叛肆掠行在輜
重凡文武追扈稍後者悉為所擄

二十六日斡統武弁帝由斜谷而去

二十八日帝入緬閉緬人要請各從臣去弓矢
刀杖勿驚擾緬人衆不從馬吉翔傳旨命悉去

戎備衆乃遵行是日抵芒漢緬人迎貢亦頗循
禮

二十九日黔國公沐天波與皇親王維恭典壘
李崇貴等計曰我等酒引東宮入茶山既可在
外調度各營且皇上入緬亦可遙為殺援或不
至受困皇后不許

三十日起行

二月初一日帝至大金沙江僅得四舟止可供
上用餘各自買舟走小河又訪問得陸行亦可

達彼岸即有從陸者計諸臣隨行之衆于騰越起行尚不下四千此時簡閱止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從舟行者六百四十六人餘者從陸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泰不候太后東宮即命放舟太后大怒曰連我也不顧欲陷皇帝于不孝耶衆乃止

初六日長行

十八日至井梗緬人為阻每日止行二三十里二十日緬人來報我兵四集請勅阻之是晚諸

臣悉會御舟前議誰可往衆各推諉惟鄭凱與行人任國望請行馬吉翔恐二臣暴其過惡私謂緬人曰此二人無家去則不還矣旋復報各營已撤去遂輟不行

二十四日緬酋來邀大臣過河議事上命馬雄飛鄔昌往至則緬酋不出惟令通事傳語所問皆神宗特事二臣不能答緬人哂之因所賚勅書與神宗特所賜御寶相去微別以為偽又出黔國公征南將軍印相對乃信蓋緬人于神宗

萬曆二十二年因亂來朝請救朝廷却之是年
遂與緬絕出此蓋以示前代未嘗受恩也時亡
國出奔情境辭貌大有非臣子所忍言者矣
三月黔國公沐天波與綏寧伯蒲縵提兵王啟
隆邀馬吉翔等集大樹下天波曰緬酋遇我日
不如前可即此走護獨撤孟良諸處尚可圖存
吉翔曰如此我不能復與官家事將皇上三宮
交諸公為計可耳衆默然遂散時白文選率兵
于二月初五日已抵緬亞哇迎駕相去不過六
十里寂無知者然皆不探聽虛寔惟焚掠為事
而已

十七日起陸諸臣至亞哇城對河屯駐緬酋疑
曰此等非避亂乃是圖我國耳發兵圍之傷者
甚衆因分居各村提兵潘世榮降于緬通政司
朱蘊金中軍姜承德皆自縊死

四月芒漠來報有我兵祁姓者來迎駕請勅止
之吉翔即請以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
往至五月望後始還祁兵得勅不進吉翔復與

緬官之把隘者勅一道云朕已航閩後有一切
兵來都與我殺了

五月初一日緬酋遣都官備龍舟鼓樂來迎
初五日上去并搜

初七日至亞哇城對河安扎

初八日至者梗即從陸諸臣所駐舊地也先建
牀房十間請上人居之外以竹為城每日守護
者百餘卒其餘文武自備竹木結宇而居

初九日緬酋遣貢甚厚上亦優答之時緬婦自

相貿易襍踏如市諸臣恬然以為無事屏去禮
貌皆短衣跣足闌入緬婦貿易隊中踞地喧笑
呼盧縱酒雖大僚無不然者其通事為大理人
私語人曰前者入閩若不棄兵器緬王猶備遠
迎今又廢盡中國禮法異時不知何所終也

八月十三日緬酋來招黔國公沐天波渡河并
索禮物蓋緬酋以中秋日各蠻皆貢獻故賚幣
帛以彰聲勢天波至費令推髻跣足以緬禮見
天波不得已而從之歸而泣告衆曰我所屈者

為保全皇上計也若使執抗不知將作何狀衆
且不以我為罪府予是禮部揚在行人任國
玺皆疏劾之留中不發是月上患腿瘡且夕呻
吟而諸臣日以酣歌縱博為樂中秋之夕馬吉
翔李國泰呼梨園黎應祥者演戲應祥泣曰行
宮在近上赫不安且此時何時而行此忍心之
事乎雖死不敢奉命吉翔等大怒令痛鞭之時
蒲纓所居亦密迤西內纓大開博肆叫呼無忌
上聞而怒令毀其居纓仍如故

九月十九日緬人進新穀上命給從臣之窘迫
者馬吉翔循私散給鄧凱見之大罵吉翔于行
殿吉翔旂鼓吳承爵捧凱而仆傷其足遂不能
行

永曆十四年唐七月緬人復招黔國公沐天波
渡河天波力辭緬使曰此行不似從前可冠帶
而行至則遇之有加禮始知各營將臨緬城晉
王李定國率兵迎駕有疏云前後其本三十餘
未知曾達御覽否今與緬王約議于何處迎鑾

伏侯指示而諸臣在緬燕雀自安全無以出險
為念者緬營索勅朦朧而去外兵久候音問俱
絕遂拔營去後緬人來言此輩全無寔心為主
惟向各邨焚掠亦不計議恢復方畧或索本國
象隻糧草相助而行乃惟播惡于無辜恐不邀
天之庇也時馬吉翔揚在以潘璜能通緬語囑
其扶鸞曰仙告我矣某處有兵來迎當以某日
至岡上以邀賞取悅又恐定國至眾將疾攻其
惡不得自恣故驕^矯肯令勿入緬而一切惟事牢

籠諸臣好醜蓋難枚舉至文武陞遷仍由推賄
國事至此尚可問乎

九月馬吉翔奏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上怒令
典筮太監李國用碎皇帝之寶以濟之國用叩
首曰臣萬死不奉詔既而馬吉翔李國恭竟鑿
以散各臣吉翔弟雄飛專恣尤甚託者必先適
雄飛乃得于是行人任國筮墓宋末諸奸行事
彙成一帖進之吉翔聞恨之不置進御殿上方
覽閱次日國恭竊袖之出

永曆十五年辛丑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
密遣緬人賫疏至云臣不敢連進者恐驚萬乘
欲其危送出關為上策耳侯即賜璽書以決進
止後五六日文選率兵造浮橋為迎蹕計相去
行在僅六七十里緬人復斷其後橋文選侯詔
不得遂撤營去

三月有軟盟謀劫東宮斬關以出者兼殺吉翔
國恭以弭後患事洩坐以結盟投緬密旨捕點
國公沐天波家人李姓王啟隆家人何愛各付

本主殺之

五月道臣任國璽有時事三不可解之疏意以
禍在燃眉急圖出險上令國璽以出險策條奏
馬吉翔李國恭扼之不行

二十三日緬人執其兄而篡其位遣官索賀不
從

七月十六日緬人來邀當事大臣渡河議事皆
辭不行

十八日緬人又遣人至曰此行無他我王子慮

衆立心不善請飲咒水後令諸君皆得自便實
易生計耳否則我國安能久奉芻粟耶

十九日馬吉翔李國泰勸衆俱行止留年老內
監一二人侍上及鄧凱以足疾得免已而緬人
以兵三千圍駐蹕處大呼曰尔大臣可俱出飲
咒水有不出者乱鎗刺之諸臣猶豫既無寸兵
可以相持又慮上與宮闈有失延久無可為計
遂悉出：則以三十人縛一人駢殺之上聞與
中宮皆欲自縊內侍之僅存者奏曰上死固當

其如國母年高何且既亡社稷又棄太后恐貽
後世之議盍姑緩以俟天命上遂止已而緬兵
入宮搜財帛宮中上貴人自縊宮女及諸臣妻
女縊于樹者纍：如瓜果然上與太后以下二
十五人同聚一小屋中驚惶無措已而通事引
緬官來護守惟曰不可傷皇上與沐國公時遍
地橫屍緬官請上移沐天波所居之室大小止
存三百十餘人四聚于一樓哭聲聞于一二里
外寺僧私以粗糲進賴以得飽且知諸臣之飲

咒水俱為所殺而黔國公沐天波及王昇魏豹
王盛隆等各擊傷緬兵數人而死。亦倍憐赴
緬飲咒水被殺者共四十二員為松濟王其黔
國公沐天波馬吉翔馬雄飛蒲纓王維恭鄧士
廉鄧居語楊在鄔昌琦任國室王祖望裴廷模
楊生芳郭璘潘璜齊應選魏豹王白金安朝柱
王昇陳謙王盛隆龔勳吳承爵張伯宗任子信
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宋國柱劉廣益兄弟丁調
鼎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李崇貴又有周廬沈

楊諸內監皆同時畢命焉

二十一日緬人仍請上還舊居處

二十五日進鋪程銀布等物且致詞曰我小邦
王子寔無傷犯諸臣之心因各營兵殺戮村民
民恐日甚乃甘心于諸臣以快其忿也幸無介
介于小邦上領之而已上病所存大小男女無
不病者死亡相繼諸臣送之由陸路而去者約
離緬半月程住四五日皆為緬人所屠其子身
無家累者約離緬一月程方住于一小國中緬

人以兵洗之而擒其王以歸蓋從上八緬者殘無噍類矣

十二月初二日未時有緬官二三人來謁云此地不便于居處請移他所爾國兵近我城將發兵取道于此恐驚官家耳語未畢而緬人輿上所坐杌子即行太后大哭隨之繼有二肩輿昇太后中宮以行大小男女步行五里外渡河至岸已昏黑不知所由為何經三鼓後至營始知為清師也

初四日上入清師大營

初六日上復轉亞哇城

初九日上長發歸滇

永曆十六年壬寅三月十三日上入滇城

四月初四日命鄧凱帶小子出外

十八日上被難

緬兵為害吉王同妃自縊及搃兵王華亭熊維賢與馬寶二宦錦衣趙明見王大雄王國相吳承胤朱文魁吳千戶鄭文遠李旣白凌

雲嚴麻子尹襄俱千百戶內官陳德遠等十
八人同時自縊婦女則劉楊二貴人松滋王
妃皇親任國玺妃及諸臣妻女不下百五十
人又莫承爵齊環王盛隆姜成德等諸臣之
妻赴死尤烈其陸行諸臣岷王朱蘊金姜世
德馬九功潘世榮危存禮向鼎忠溫如珍劉
九臯等亦就義而未亂時以病卒者潘琪齊
環米仲王偉瑞昌玉劉蓋忠徐鳳翥并內臣
數人其諸臣子女之死者不及悉記也吁嗟

酷矣